



张巍 著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#### [内容简介]

弟弟移民后，照顾母亲的责任落在了中学语文老师顾晓蒙身上，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母亲和丈夫冲突不断，工作上的问题也因此纷至沓来。孩子降临后，还没来得及体验初为人母的喜悦，母亲就罹患老年痴呆症。顾晓蒙被生活逼到了墙角，母亲因为不想影响子女，选择离开……顾晓蒙该何去何从，她是否能达成所愿平衡各方面关系，成为好妻子、好女儿、好老师？让每个女人战无不胜的，唯有爱和希望。

#### [上期回顾]

顾晓蒙准备移民的妈和吕翔的爸妈同时来到了这个小家庭。

#### 都市情感

刘美琴只用15分钟就把衣服退了。第二天，本来要去医院检查的王红临时决定，带吕志高去商场。当天晚上，王红把刘美琴退了的羽绒服套在了吕翔身上。吕翔莫名其妙被困在羽绒服里，非常不高兴：“你干嘛啊，这玩意买回来给谁穿啊！”王红脑血管瞬间调到了震动模式，一把扯开拉链：“好，你不要，我扔了去。”顾晓蒙赶紧说：“妈，你误会了。吕翔他们这个行业就这样，穿得比画得好，客户才信你。这个衣服给我爸穿吧，家里比这边冷。”吕志高趁势把衣服拿过来。

刘美琴在旁边忍了半天，明白亲家是冲着晓蒙来的：“吕翔，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，员工装修个房子他要管，不能随意改动不然就罚钱。员工穿衣服也要管，是不是正规公司啊？”王红嗤之以鼻：“吕翔是设计师、搞艺术的，怎么不是正规公司啊！”刘美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什么艺术家设计师啊！吕翔，妈还不知道你么，其实跟过去的施工队小队长没什么区别！老板说踹了就踹了，你说你要找个有编制的工作多好啊，我们晓蒙将来进个私立学校，挣的钱不比你现在多啊！”

王红的脑血管直接从震动改为爆闪模式了：“我们吕翔是赚得少，但也不至于跑到外国给人刷盘子！”“晓松是技术移民！亲家你别生气，晓松是不如吕翔稳当。但有一点，就是从来不受气，领导欺负他，他就敢辞职移民。是金子就得发光。”

王红气得一夜没合眼。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顾晓蒙上班去了。吕志高要带王红去医院。没想到，一下楼王红就拉着吕志高奔超市买了一箱梭子蟹，两瓶五粮液，把吕翔叫了出

来。王红对吕翔说：“礼给你备好了，你带着去找晓蒙的领导，把你们张总女儿的事儿给办了。”“这不好吧，晓蒙明确跟我说了……”“儿子，要是领导收了这礼，张总的事儿成了，你不就能提拔了么？到时候，你再替晓蒙评组长送一份，两全其美。要是领导不收，就说是张总执意要送的，也碍不着晓蒙啥事。”

吕翔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和爸妈一起去了京北中学。顾晓蒙压根没想到，这个上午，丈夫携婆婆一行人已经拎着礼物进了副校长的办公室，又被副校长撵了出来。副校长因为彭帅座位的事儿和顾晓蒙过不去，吕翔就撞到枪口上了。张总听吕翔大致说了一下情况，敷衍着谢了两句就没下文了。

周末，顾晓松出发了。母子三人泪洒首都机场。前脚儿子一走，后脚刘美琴就盘算起省钱。当晚，她在客厅给自己搭了个床，让吕志高两口子从旅店搬回家。

周一下午班会前，学校公布了高二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候选名单，并没有顾晓蒙的名字。顾晓蒙没想到自己竟然没进候选名单。她想找副校长问个究竟。副校长却先一步来找她了，还带着一个满脸不高兴的姑娘。“张朵朵给你带来了，先在你们班借读。顾老师，你可真行啊，跳过我直接去找校长。”顾晓蒙一头雾水，只好把女孩领进去，让她自我介绍。

张朵朵开口说：“我叫张朵朵，女的，完了。”顾晓蒙暗自叹气，又多了一个女彭帅。她把张朵朵安排在了彭帅附近。

当晚，顾晓蒙带着一脸秋燥回了家。打听了一圈才明白情况：张朵朵是张总监的女儿。吕翔先去找了副

校长被拒绝，接着张朵朵的爸爸通过教育局的领导找了校长，越过副校长把事情办了。这么一来，看起来就像教育局的领导压着校长，而校长又压着副校长。小小的班主任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，因此，顾晓蒙被校长和副校长同时否决了。顾晓蒙和吕翔为这事拌了几句嘴，也就算了。

吕志高辗转托人找到了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，想给王红挂个专家号，收拾完碗筷就出去了。

刘美琴终于等到机会了。“吕翔，晓蒙说了不让去不让去，你怎么还这样啊？这次评不上组长，等下次又是三年。过三年得生孩子吧，等晓蒙腾出手来干事业，怎么也得快四十了！”正准备出门的王红不乐意了，把吕志高推出门去办医院的事儿，自己留在家里替儿子出头。

“翔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陪亲家聊聊。”吕翔如得大赦一般冲了出去，手机也没带。王红跟刘美琴真刀真枪地过起招来。没想到亢奋了好几天的王红，被刘美琴气得发抖，倒在地了。刘美琴惊慌失措地打通了120、女儿的电话。吕志高还没见到专家，王红就一路绿灯见到了专家。

王红的病，终于在她拖无可拖后确诊了：血管迷走性晕厥。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直接进了ICU。吕翔直到晚上回家，才看到手机上未读短信加未接来电，都是晓蒙催他去医院的。

吕翔赶到医院，冲着老吕吼起来：“你们瞒着我干吗啊！现在人进了重症监护室就不给我添堵了对吧！”刘美琴觉得这事跟自己脱不了干系，赶紧劝：“吕翔啊，这事儿都怨我，我不该跟你妈斗气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顾晓蒙披头散发

地直接从医院去了学校，迟到了。赶紧跑到教室去，没想到，张朵朵和彭帅正组织大家用教学投影仪看卡通片。这时，副校长从后门冲进教室，大为光火。看到顾晓蒙刚来，脸色更不好看：“顾老师，放学我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副校长说完就走了，顾晓蒙发火了，问是谁带的头。没有一个敢站起来说话。这时，张朵朵站起来了，不屑地说：“我提议的。”然后随手把她旁边的彭帅拉起来了：“他的盘。”彭帅没说话。

顾晓蒙把卡通片退出来，少女系卡通，显然不是彭帅的风格，便说：“张朵朵你不知道班规，这次就饶了你。彭帅，罚值日一周，取消升旗手资格。”顾晓蒙回到办公室，果然没一会儿张朵朵就跑来帮彭帅求情了。张朵朵说自己认为顾晓蒙不敢同时处罚她和彭帅，才拉上彭帅跟她一起背黑锅的。“因为我是张总监的女儿，彭帅是彭校长的儿子，你不会同时得罪两个人吧。”“不管你们，才是同时得罪他们俩。”

顾晓蒙放学后按要求去找了副校长，被臭骂一顿，顾晓蒙跟校长说了婆婆生病的事，想请几天假。副校长倒是爽快：“只要你能找到人代班，请几天批几天。”然而实际上，在京北根本找不到能代班的老师。

顾晓蒙沮丧地回家，张罗送饭。刘美琴已经准备好了午餐，等晓蒙回家。可门还没出，两人就被副校长夫人堵在门口了：“顾老师，您不能因为跟我们家老彭有过节，就把气撒在彭帅身上吧！为什么取消彭帅的升旗手资格？”顾晓蒙跟对方理论半天不得脱身。这时手机适时地响起，给了顾晓蒙一个现成的机会：王红去世了。

## 彭增吉急着想火化遗体，纪家人不肯 5

#### 破案实录

9月7日晚上，已是半夜12点，采访组办公室灯火通明，十来位记者交头接耳，谈论的谈论，吃零食的吃零食，也有的正在埋头赶写白天采访的新闻。

一阵电话铃打破安静气氛。我接了电话。

“请问，吴记者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，请问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纪然冰的姐姐纪然波。我想请你们帮忙，彭增吉太过分了！”电话中的女性显得非常气愤。

我一听，整整一个星期失去联系的纪家父女主动打电话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向各位记者做了个手势，安静！办公室的其他记者也停住笔，止住谈话，听着我的电话。

“请慢慢讲，彭增吉是怎样太过分的？”

纪然波用气愤的声调讲出了在这7天中他们与彭增吉的纠纷。

原来一到美国，纪家父女初时认为彭增吉对纪然冰大概有点感情，从报告纪然冰死讯，到张罗办签证、买机票、安排旅馆、接飞机等，都由彭增吉一手包办，他们就遵从彭增吉意思，尽量少在外界曝光，配合警方破案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外界公开，他们住在橙县一个五星级饭店。

在这几天中，警方约谈了纪家父女几次，主要是了解纪然冰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，以供破案。父女俩也去警局法医处察看了遗体，警方宣布遗体可以由家属领回安葬或火化。

纪家父女看到纪然冰的遗体，只见胸口伤痕累累，被刀刺的洞口血迹斑斑，都已成了干黑色。警方为了进行化验，还将纪然冰遗体手臂

上的两大块皮肤割了下来。纪家父女表示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要完尸火化，想请警方将皮肤复原，至少要用其他方式补足这两块伤才火化。警方答应过几天就补伤口。

但是彭增吉却在7日与纪家父女发生严重争执，坚持要8日就地火化，并不对外宣布举行追悼会。

纪家人非常惊讶，连追悼会也不要公开？这样鬼鬼祟祟，纪家坚决不同意，女儿要光明正大地入殓，追思，不能像她生前那样的生活风格。彭增吉则自作主张地请一位牧师到殡仪馆主持追悼仪式，简单地请几个人到场。

双方为此事在电话中不断争执，互不让步。后来彭增吉干脆说：“请原谅我的独断，遗体一定要在明日（8日）火化。”纪家父女再打电话去，彭增吉就干脆不接听了。

纪家父女表示，他们俩这几天已经去过纪然冰生前的住处，看到许多纪然冰留下的遗物，睹物伤情。根据中国人的习惯，遗物要跟人一起走，同时火化，而纪家父女还根本没有将遗物整理好，彭增吉就做出匆匆火化的决定，他们在情理上实在无法接受这一决定。

“我们本来以为彭先生对然冰还有点感情，现在看来，我们都太天真了。彭增吉催着要火化，而且要我们赶快离开美国，连12日飞回国的机票都订好了。他这样做想草草了事，把我们赶走。在死者的亲属并没有同意的情况下，彭先生怎么能单方面做出这一决定？我们在美国举目无亲，只得求助报社帮助我们。”

为了证实纪家父女所说，我立刻给彭增吉家中打电话，铃声响了

五分钟都没人接。

这时已经是1点钟了，我将纪家父女的这一番投诉写成新闻，发在8日的报纸头版。

然后我问明，彭增吉预定的追悼会地点是在太平洋墓园，便立刻应托为纪家父女打电话给墓园经理罗斯，表示死者亲属要求推迟追悼会日期。罗斯表示，请亲属亲自来墓园商谈。第二天（8日），我起了个大早，8点就来到墓园，纪家父女已跟友人来过墓园，提出了亲人的想法。罗斯承诺当天不会进行火化。

我们等在墓园，估计彭增吉也会出现。

但彭已早于我们进入了墓园，然后在门口丢下一句话：请不要让记者进来。

很明显，彭增吉不想让尊容在报纸上曝光。我想，既然你进去了，总得出来吧，我就在门口等你，看你能不能回避。询问公墓管理员，说彭增吉与一位牧师一起，在大厅为儿子纪启威进行追悼仪式。因为彭增吉是纪启威的亲生父亲，有权处置孩子的后事。

10点，牧师出来了。

《世界日报》的陈青、艾伦和我三位记者还在烈日之下苦等。牧师说，他只是读了一段祭文，旁边除了彭增吉之外，没有其他的人。彭增吉原先设想为纪然冰也是这样冷冷清清地举行告别仪式，然后悄悄火化，再将纪氏父女送走，他便可以不必在报上“亮相”。

“今天我们非要将你公开放给社区人士！”我们几位记者都这样想。不料，精明的彭增吉居然又一次躲过我们。他让一位朋友将他的那辆克莱斯勒公务车悄悄开到墓园的后

门，我们跳上汽车想去堵，彭先生早已上了车，飞一样地逃走了！

经过了解，罗斯经理告诉我们，7日中午，一名自称是代表死者家属的女子来电，安排8日的追悼火化。殡仪馆工作人员不疑有他，便在8日早上准备为纪然冰换衣化妆，才突然知道死者家属有不同意见。他表示，当然尊重死者亲人的意见，暂存入冷藏太平间，静候决定。

纪琢传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我女儿是中国人，虽然在美国被人害死，但要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来进行追悼，他们此行带来了中国绸缎衣服，红黄两色，还购买了一套棉质衣服。纪琢传说：“彭先生在太平洋墓园买了墓地，想把纪然冰安葬在美国。但我们要把女儿的骨灰带回去，我弟弟已在我家附近靠海的山上找好了一块地。那里面向大海，有一片美丽的风景。这也是我们与彭先生的分歧。”

当天，纪家父女决定追悼会推迟在13日举行。我再打电话给彭增吉，彭说：“纪家父女关于追悼会的日期，我没有意见，我尊重他们，我只是按中国人的传统，逢七总要有一些追悼死者的活动。我在然冰遇害的第二天，曾写了一篇祭文。8日是‘三七’，不管如何处理，先请一位牧师来追悼。至于何时开追悼会，由纪家父女决定。”

彭增吉态度有所转变。事实上他也不得不转变，因为纪氏父女是纪然冰的亲人，有法定权利作决定。但追悼会日期上的这一决定，却使彭增吉原先想不事声张地处理这件事情的想法落了空。

纪家父女露面，离彭增吉露出庐山真面目时间也不远了。